

张雄文◎著

战场上的粟裕

万海峰



★★★★★

- ★刘伯承称赞他是“最优秀的将领”，“打这样的大仗，我是做不到的”
- ★陈毅坦承“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
- ★毛泽东说他“担的大将衔，干的是元帅任务”，称赞他“最会带兵打仗”
- ★蒋介石说他“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

★★★★★

黄河出版社

戰場上的粟裕

万海峰



责任编辑◎贾伟

装帧设计◎泓润书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场上的粟裕 / 张雄文著. --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60-0659-8

I . ①战… II . ①张… III .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5339 号

书 名 战场上的粟裕

著 者 张雄文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发行部 (0531) 82058166 82904707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规 格 710×1000 (毫米) 1/16

20.5 印张 26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0-0659-8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目 录

战场上的粟裕



- 引子 以战止战的战场之鹰 / 001
- 一 残阳如血，八百哀兵里的一个 / 006
- 二 将帅起于卒伍，朱毛麾下实战中成长 / 016
- 三 千里“弃子”，出没浙南“匪化波及全浙” / 034
- 四 春天里的江南，日军惊呼“新四军是个神” / 054
- 五 生死对决黄桥，大兵团作战指挥的开端 / 069
- 六 开创新战法，平原水网日军重围中自由来去 / 082
- 七 三战天目山，终报“皖南事变”一箭之仇 / 096
- 八 战和交织，组建强大野战军准备迎战 / 110
- 九 国共重新开战第一捷——七战七捷，毛泽东通令全军仿效 / 118
- 十 只身北上剑指宿北，戴之奇哀求“拉兄弟一把” / 126
- 十一 再展神威运筹鲁南，马励武悲叹“最惨痛之一役” / 133
- 十二 角逐莱芜：蒋介石哀鸣“最耻辱的失败” / 142



- 十三 围猎孟良崮：蒋介石又痛哭“最可痛心最可惋惜” / 156
- 十四 撤围南麻临朐：常胜将军罕见的“铩羽而归” / 168
- 十五 转战中原：紧急援助不能立脚的兄弟野战军 / 180
- 十六 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之一：缩短战争进程的军令状 / 191
- 十七 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之二：逐鹿豫东 / 206
- 十八 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之三：鏖兵济南 / 225
- 十九 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之四：决战淮海（上） / 245
- 二十 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之五：决战淮海（中） / 265
- 二十一 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之六：决战淮海（下） / 281
- 二十二 浩浩荡荡过大江，纵横驰骋京沪杭 / 295
- 二十三 攻台作战，失之交臂的辉煌 / 310

引子

以战止战的战场之鹰

他是一个标准的儒生，师范出身，闲静少言，温文尔雅。“匪寇”经年，破军杀将，声名鹊起，令对手闻风丧胆，却无半点“匪气”。

他又是一个卓异的军人，年少从戎，自我参悟，却智谋百出，臻于化境，每计必中，算无遗策，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里的“常胜将军”和“胜利的旗帜”。

他无“匪气”，却有“霸气”。一道道“粟令”破空而来，足以令地动山摇，风云变色：

粟令：第一纵队、第六纵队积极向东北攻击。

粟令：第八纵队向横山芦山，向北打，一纵由大山场以东及北打。

粟令：第一纵队所有机动部队及陶、王纵歼击第25师，复浮山可放。

粟令：第九纵队、第四纵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1、第六纵队仍打第25师。

.....

引子

以战止战的战场之鹰

于是，孟良崮上下刀丛闪烁，枪炮轰响，喊杀震天，山鸣谷应。麾下将领们急如星火，争先鼓勇：智将叶飞、韦国清在行动，猛将许世友、王建安在行动，骁将王必成、陶勇也在行动……

于是，蒋介石天旋地转、天昏地暗，向引以为豪的五大主力之首、雅号“御林军”的整编第74师灰飞烟灭，只有望空哀叹“空前的大损失”；一手创建、为之耗尽半世心血的老军长王耀武则捶胸顿足，悲鸣“有如丧父之痛”。

不仅如此，处于国共内战主战场的华东、中原，他一直战胜攻取、攻城拔寨，不断创造战役经典，又不断刷新自己的经典，遥遥领先同侪，迅速推动战局的发展和结束，让和平的曙光更早地漫过地平线。

战苏中，击宿北，攻鲁南，取莱芜，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国共重新大打最为艰苦的第一年，他便率领华中和华东野战军登堂入室，战果非凡，吸引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最多、消灭的嫡系精锐也最多。

随后，他一而再，再而三“死谏”直陈，改变中枢和毛泽东的既定决策，在坦然接受的军令状规定期限8个月内，以豫东、济南和淮海三战砥定中原之后，跨长江、占南京，夺上海，最终与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的残兵败将隔台湾海峡对峙。

枪炮声由此戛然而止，广袤大陆的和平也随之到来。

他是当之无愧独领风骚的方面军统帅和主将。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统率数十万大军，奉毛泽东之令，大踏步进退，时南时北，忽东忽西，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将蒋介石号称800万之众的军队生生打掉了245万。这一战绩，昂然独步于四大野战军之首，乃至超过了另一久负盛名的战将林彪。

他赢得了对手深远的敬畏。

蒋介石也算一代枭雄，曾慷慨挥师，北定中原，纵横捭阖，收拾军阀

无数，却无可奈何地承认粟裕指挥的军队“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

素有“悍将”之称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受蒋介石恩宠多年，平生睥睨同僚目无余子，却难免畏忌于他，说他用兵“狡猾异常，常常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狠狠地咬你一口”。^①

或许是冥冥中的预感，张灵甫曾以“本师装备不适合山地作战”为由，向蒋介石请求调离华东，前往林彪的东北或彭德怀的西北战场。

何处无山地？何处无劲敌？蒋介石犹豫未允之下，张灵甫倏忽丧于他运筹帷幄之手，未成功先“成仁”，归西作古，抱恨终天。

远比区区一师之长张灵甫更牛气的方面军级主将杜聿明，因东北战场曾让中共宿将林彪两败四平，一撤千里，因病离开东北之际，两人算是棋逢对手打个平手，便明夸他人实为自夸地警告华北杂牌系首脑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即将入关，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

不曾想，杜聿明一到关内淮海战场与他和华东野战军交锋过招，便智拙技穷，进退失据，攻守两难，仓皇间无奈束手就擒。

杜聿明终于在关内长了一回见识，心悦诚服地说他“指挥灵活，有远见”，“战略战术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他领先一步，抢先在我们前面”，因而“不得不佩服”他的“军事指挥才能”。^②

淮海战场与杜聿明同病相怜、仅以身免的悍将胡璉，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郁郁悲叹“土木不及一粟”。

他也赢得了领袖和同僚的信服。

① 魏白：《三野十大虎将》，黄河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39页。

② 苏荣：《感化说服杜聿明》，《解放军报》2009年6月6日。

毛泽东说他是“最会带兵打仗的人”。^① 听到周恩来的卫士介绍叫韩福裕，毛泽东笑着脱口而出：“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个大军事家”。这两个“大军事家”，一个是“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汉初三杰之一韩信，一个便是他。

和他长期搭档，屡屡写诗为他的战役作“形象代言”的陈毅说，“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而“军事指挥”则是他；说他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他早年同一司令部的同庚袍泽、另一个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员林彪天马行空，很少夸赞于人，却不吝其辞，说他“尽打神仙仗”、“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②

在他的友邻战区，又一个野战军的军事统帅刘伯承则说他“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③

他去世后字数不多的那则讣告，全军最高统帅机关中共中央军委字斟句酌，多番删改，数易其稿，却始终保留了一句：“尤其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这在耳熟能详的十大元帅和十名大将中，属绝无仅有与破天荒的唯一。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作为军人，他的军衔不是掺杂了太多其他复杂因素的元帅，仅为1603名将军之首的第一大将，却收获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诸多口碑，堪为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桂冠。

从来英雄多寂寞，他也不例外。

① 张雄文：《名将粟裕珍闻录》，山西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22页。

② 侗枫：《虎啸血野——华东野战军征战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③ 同①，第253页。

他的寂寞，一是源于硝烟散去，战场对手消失，犹如武林至尊登于绝顶，空阔无边，四顾茫然；一是源于生性敦厚，不屑政治权术。他的同好林彪便曾当面直言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①

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也深悉自己的辉煌之根来自何处。

行将大去之年，回首往事，他不无感伤地说：“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因此他渴求“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于是，他的骨灰被深情撒遍了江西、江苏、福建、山东等八个省市的蓝天白云之下，茂林修竹之间。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留下的只是厚重不朽的生前身后名。

他叫粟裕，一只水击三千里的战场之鹰，一个以战止战追逐和平，为战争而生的人。

^① 《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652页。



残阳如血， 八百哀兵里的一个

一群年轻的中共党人做梦也没想到，对他们和同样年轻的党而言，1927年竟是一个风雨如晦流血漂橹的年份。

他们曾经同一个战壕的两个战友和同盟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突然翻脸反戈相向，相继发起“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向他们挥起了寒光闪闪的屠刀。

他们多是握笔杆子的文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手无缚鸡之力。他们中的一员毛泽东便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不能动枪。”^①

蒋介石和汪精卫磨刀霍霍“清党”“分共”，自然不是让昔日的盟军、今日的仇讎政敌听听声响而是急需刺刀见红。中共党人“不能动枪”，便

^① 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66页。

形同束手就擒引颈就戮。于是，枪声响处，大批曾经慷慨激昂者人头落地，尸骨累累，黑云压城，哀鸿遍野。

生死存亡之际，幸存的中共党人最终，硬着头皮披挂上阵，开始生涩地拿起了反抗的枪杆子。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①

他们被逼打响的第一枪，是在唐人王勃生花妙笔下称为“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南昌。

这一年8月1日凌晨的南昌江西大旅社，灯火通明，人影憧憧，而不远处的滔滔赣江水却似乎格外平静。从四面聚合而来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与刘伯承等久已成名的中共党人，正紧张地调兵遣将，筹划武装暴动。身边曾有太多的热血同志凄然倒下，因而义愤与悲壮写满每一个人的脸上。

他们的麾下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等部2万余人，而担负暴动总指挥部警卫任务的是叶挺所部第24师教导队的一个中队。

教导队规模不小，相当于中共自办的军校，周恩来、恽代英和叶挺等人都曾亲自授课。学员亦文亦武，个个精明强干，生龙活虎，被调来执行警卫之责可谓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班长粟裕便是其中格外尽职的一个。

粟裕时年20岁，湘西会同人，个子不高，眉宇间却有逼人的英气。两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白面书生，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常德军警随即如法炮制，发起“敬日事变”，

^①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42页

屠杀中共党人和青年学生。

粟裕是学校学潮的骨干人物之一，因而受到严格通缉搜捕。他被迫投笔从戎，匆忙从学校下水道逃出，辗转到武昌参加了叶挺的第24师教导队。短暂受训后，他很快又奉命开赴南昌，站在了第一批武装反抗者的行列。

从中共武装斗争的资历上说，粟裕早于后来于1955年授衔的元帅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等人，更不用说后来他麾下指挥的十几个纵队司令员，诸如许世友、韦国清、王建安、陈士榘、叶飞等人。

因此，彭德怀在1958年6月批判刘伯承、粟裕与肖克（均为南昌起义参加者）等人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①

将粟裕这又一个与笔墨打交道的毛泽东似的白面书生逼上梁山，自然也是拜国民党两位首脑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所赐。

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没有想到，多年后，名不见经传的粟裕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长期出没、经营大江南北，直接威胁他们君临天下的首善之区南京。而最终拿下南京惊破其金陵春梦的中共将领，也是已统领数十万大军的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

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粟裕从兵头将尾的班长到野战军代司令员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还有一段22年漫长辽远的筚路蓝缕艰苦卓绝之路要走。

奉命担负暴动总指挥部警卫之责后，生性谨慎而又平生第一次参加战役战斗的粟裕深知责任重大，丝毫不敢疏忽。他早已将江西大旅社周围地形查看得一清二楚，默记在心。

8月1日凌晨，高级将领们进进出出更趋频繁，硝烟味弥漫整个夜空，

^① 肖克：《肖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6月版。

战斗即将打响。粟裕也格外提高了警惕，不仅在旅社门口设了荷枪实弹的双岗，架起两挺俄式重机枪，还亲自带班到楼下往来巡逻。

凌晨两点，周恩来、贺龙等人从总指挥部发出命令，暴动的枪声正式打响。按照作战计划和目标，全军各部迅速出动，南昌城内一时火光四起，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

粟裕所在的警卫队也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前往接应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务并不太难，警卫队奉命跑步到达驻地后，朱德很快顺利组织了教导团起义。这也是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

国民党在南昌城内守备空虚，仅有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属 3000 余人的守军，远远弱于有备而来蓄势待发的两万起义部队。因此，全部战斗不久便告结束，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第二天，林彪所属的第十一军第 25 师也赶到南昌集中，虽然号角已歇、枪声已停，却也算是躬逢其盛。林彪时为连长，高粟裕两级，不过也还属于基层军官，与粟裕一样不在创建中共军队的元戎之列。

最艰苦的行军和战斗在城外。

获悉原属于自己麾下的贺龙等部骤然“哗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惊怒交加，急令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与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火速出动，“进剿”南昌。

重兵压境，寡不敌众。早有预案的周恩来、贺龙与叶挺等人便按原定计划从 8 月 3 日开始撤离南昌，率军南下广东。他们打算以广东为基地，争取外援，然后向北横扫，进行第二次北伐，最终问鼎中原。

粟裕所在的警卫队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8 月 6 日才撤出城外，除继续担负总指挥部的警卫外，还奉命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

这一任务不亚于先头部队的冲锋陷阵。

多年后，粟裕对此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

还背有2支步枪、200余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等单兵军用品，重达30多公斤。此外，每班必须负责抬一顶大帐篷，每人负责照管一个挑枪支的民夫。

8月正当南方酷暑，“赤日炎炎似火烧”，一些人因长途行军中暑而倒地不起，被草草埋于路旁，甚或直接弃之山野。

粟裕出身尚武的湘西，从小仰慕剑侠而习武不辍，又经教导队两个月的强化军事训练，体质不错，因而虽是第一次徒步长征，途经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马不停蹄整整走了一个月，却始终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到达江西会昌时，粟裕还被增加了一项新任务。总指挥部令其带一个班，将6000多支沿途战斗新缴获的枪支，用船押送到广东东江。起义军攻占潮州后，他所在的排又奉命留在城内，负责警卫后勤部门与物资仓库，等待前方打通进军东江的通道。

但前方出师不利，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与国民党军陈济棠与薛岳部激战，最终不敌，损失惨重。随后，国民党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又率领3个师，沿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

潮州留守的部队已不多，坚持战斗到黄昏，也最终不支，只得匆匆撤出城外。粟裕等人保卫后勤部门负责人与其他军官，乘船东渡韩江，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与朱德、周士第指挥的第25师等部会合。

祸不单行。此时，进驻汕头的起义军总指挥部也受到猛烈攻击而被迫撤出，与汤坑后撤的起义军余部会合后，又遭到重兵再度围攻，几乎损失殆尽。

10月3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与刘伯承等人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要负责人与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剩余不多的武装人员则北上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

也就是说，起义军总指挥部已决定就地解散，南昌暴动归于失败。

粟裕等人打算前往会合的第25师，是国共合作北伐途中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的一支劲旅，师长为黄埔一期生周士第。

第25师原本作为屈指可数的精锐之师，担负全军南下的开路先锋。但攻占三河坝后，便奉命与朱德的教导团一道统由朱德指挥留守此处，从先锋转为殿后，未随主力部队继续南下。这一决策，不经意间保存了南昌暴动的一点“血脉”和火种。

粟裕一行200余人翻山越岭，刚赶到饶平，便与已先期到达此地的第25师不期而遇。

原来，三河坝也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的猛烈进攻，朱德率第25师与之苦战三天三夜后，被迫撤至饶平。与粟裕一行遭遇后，朱德才知道主力已经失败，周恩来领导的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也已解散。

朱德是第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与属于第十一军的第25师互不统属，也不尽熟悉该部的各级军官，仅临时受命指挥。但起义总指挥部解散，高级负责人奉命纷纷撤离后，他成为战场和军队中仅剩的最高领导人。

此时，第25师及其他部队零散人员依然有2500余人，师团建制也完整，堪为一支生力军。朱德决心将这支劫后余生的部队带好，慨然说：“‘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他决定避敌锋芒，率部向北转移，到山高林密的闽粤赣三省交界一带去坚持战斗。

人生何处不相逢。仅不久前与朱德有一面之缘和接应之谊的粟裕，也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负责的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成为这支生力军的一员和朱德的直接部下。

向北转移又是一次惨烈的小长征。

尽管天气已不如8月的酷暑难耐，但起义军主力覆没，后有重兵步步“追剿”，沿途又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不断拦截，只能且战且走，伤亡逐渐增多，因而部队士气低落，不少人意志动摇。

部队从广东饶平经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赣粤边的南康、大庾地区，一路不断有人或公开或秘密离队，远走他乡另谋出路，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师、团高级军官。

第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便仓促间离开了队伍，分别只身前往香港和上海汇报。

不久，李硕勋在海南岛被国民党军警捕杀；周士第则在香港脱离中共组织，参加了既不赞成中共，也不反对国民党的第三党。直到近7年后，他才辗转到达江西苏区，重新归队，走了一条长长的弯路。

高级军官如此，第73团所属1营7连连长林彪也不例外。他曾和几个黄埔四期出身的基层军官找到刚到部队不久的团指导员陈毅，表示要离开，动员陈毅和他们“一起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①所幸离开部队的当晚，遭遇波折的林彪又原路返回。

粟裕在第25师属初来乍到的“外来户”，人地两疏，却始终不曾有任何离队的念头，即便负伤后遭战友遗弃也依然如此。

10月16日，部队抵达福建江西交界处的武平。钱大钧部如影随形，很快追踪而至。朱德指挥部队奋力击退其进攻后，命令粟裕所在排抢占武平西门外的山坡，掩护主力转移。

激战中，粟裕右耳上侧头部颞骨中弹负伤，一时疼痛难忍，昏倒在地，但心里还明白。他隐约听到以为他已战死的排长说：“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随后，排长卸下他的枪，丢下他径直离去。

不久，粟裕缓过神来，睁开了眼。他第一个念头便是赶上部队，因而不间断挣扎着艰难往前爬，不想力不从心，滑倒在路边的水田里。

幸而吉人天相，几个掉队的起义军士兵刚好经过，连忙将他扶出水田，

^① 张明金：《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